

健康城市规划的回顾与探讨

段佳靖 张思思 陈娟 陈亚轩

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摘要: 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实施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双重背景下,健康城市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本文系统梳理了健康城市理念的发展历程,把握了健康问题和城市规划之间的联系,以及核心领域、主要路径、规划策略及研究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健康城市研究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现实事件,目前正处于研究热度不断攀升的发展阶段。该研究涵盖理论探讨、评价体系建立、规划设计策略等多个关键层面。展望未来,应着力强化国内外跨学科与多团队之间的协同合作,结合中国实际,开发出贴合国情的健康城市评价工具,以推动健康城市的持续发展与优化。

关键词: 健康城市规划; 文献综述; 研究内容; 梳理和总结

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其规划与设计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然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传播,无情地揭示了城市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的脆弱性。这一事件不仅考验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应对能力,更让我们深刻反思城市规划在公共健康领域的重要性。在此公共卫生和安全背景下,健康城市规划的理念与实践显得尤为关键,它强调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预防和控制疾病的传播,另一方面更是配置和优化城市的健康资源,提升城市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和促进健康公平。自1984年“健康多伦多”会议首次提出“健康城市”概念以来^[1],西方国家在利用城市规划促进公共健康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世界卫生组织(WHO)设立的“健康城市工程”也多次强调健康城市规划设计的重要性,显示出国际社会对这一领域的持续关注与投入。相比之下,我国的健康城市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

略,可以预见到健康城市将成为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国的专家们对于城市规划和公众健康之间的联系展开了深度的探索,他们不只是研究了健康城市规划的理论根据,也对健康城市评估的标准以及如何将其与中国的政策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范围涉及环境科学、医疗卫生、社会哲学、空间规划等门类,学科跨度广,研究内容分支多,为了更清晰、客观地把握健康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本文对现有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梳理,粗浅的总结了当下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重要结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推动我国健康城市规划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应用,为构建更健康、更安全的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一、定义阐述

(一) 健康城市的定义

健康和城市这两个不同的领域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淀,经过“关联—分野—再关联”^[2]的发展历程,健康城市的概念也在不断发展。WHO将“健康城市”定义为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3],强调健康城市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许从宝,仲德崑等学者也同样关注健康城市的动态性,用过程而非结果来界定健康城市,认为“健康城市是对健康有清醒认识、并努力对其进行改善的城市”^[4]。而玄泽亮,魏澄敏等学者则认为健康城市环境、社会、个体共同支撑的有机整体^[5],

作者简介:

1. 段佳靖(2003.5)女,汉族,云南保山人,本科在读,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研究方向:城市治理;
2. 张思思(2003.7)女,汉族,广东韶关人,本科在读,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研究方向:城市治理;
3. 陈娟(1998.04)女,汉族,云南昭通人,本科在读,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研究方向:城市治理;
4. 陈亚轩(2004.06)女,汉族,陕西汉中人,本科在读,云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研究方向:城市治理。

强调整体性和相互作用特征。也有不少学者总结了健康城市的特征：高质量且安全的物理环境、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社区中稳固的相互支持关系、公众对健康的积极参与和自主权、城市能够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居民享受丰富多样的城市体验和资源、城市充满多样性和创新活力、保留文化传统和包容性发展模式、提供高标准的卫生服务，以及居民享有较高的健康水平^[4, 5]。

（二）健康城市规划的定义

什么是健康城市规划？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可以为两个主要层面——资源部署和空间干预。杨春和谭少华认为健康城市规划是通过对城市的空间干预，利用居住环境改善、绿色空间布局、交通引导和功能分区等规划技术手段提升城市空间的质量，保障居民的健康福祉，限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引导人们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6]，最终建成健康城市。而于一凡学者则认为健康城市规划是对城市开发边界内的公共资源和空间要素进行整合和综合配置^[7]，提高健康水平，促进健康公平。

二、研究内容

（一）健康城市规划探索的领域

立足于生态学的宏观视角，关注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和极端天气，将生态学理论运用于城市的健康规划。如生态系统弹性理念被用于城市的四个子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城市工程系统、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社会系统^[8, 9]的研究。据此，张晓天学者论证了城市各子系统的弹性在应对干扰和冲击能力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人身安全和健康^[10]。

针对人居环境的建设与更新需求，探究建成环境中各项城市要素，如城市绿地、交通系统或公共资源的配置，对人的健康的影响，针对性的进行在地干预。如谭少华、郭剑锋等学者论证户外环境对人健康的影响^[11]，论证人居环境对健康的主动式干预。

聚焦社会可持续发展，探讨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和规划设计来引导健康生活方式，包括促进体力活动、促进社会交往、引导健康膳食^[7]，同时推动各收入层次、年龄和性别群体的健康平等与社会融合。

（二）健康城市规划的实践策略

根据文献查找、阅读和总结，健康城市规划实施策略的研究分为定性、定量以及定性定量结合三种方式。其中，策略提出又有不同的侧重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改善城市的外部环境减少污染、二是优化建成环境提高健康水平、三是用城市布局和建设引导人的健康生活。

针对改善城市外部环境减少污染，在规划设计视角下，丁沃沃等学者研究了城市肌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12]，论证了城市空间肌理影响城市微气候，控制建筑的层数、密度、容积率可以促进污染物扩散，形成健康的城市空间形态。此外，侯芳等学者也从道路交通角度研究了其对城市污染和健康的影响，最终得出减小道路密度，控制城市车流量，以及降低慢行系统和机动车道的重叠混合度可以减少人体对污染物的暴露度的结论^[13]。类似这样基于城市外部环境研究，得出健康城市建设策略的还有于一凡、章必成等对城市发展进程中工业遗产再利用的环境污染研究^[15]等等。他们都着眼于影响城市环境的一个小因素，展开研究并提出减少城市污染的路径。

针对建成环境优化影响健康，王兰等学者首先认为健康包括身心两个方面^[16, 17]，基于陈箬、瞿雪倩等学者《恢复性自然对城市居民心智健康影响的荟萃分析》中自然环境比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修复作用具有正面效应的结论^[18]，论证了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场所设计中，通过提高绿视率改善城市绿地布局，加强以绿色植被为主的自然城市自然环境设计^[19]，可以改善人的心理和心智健康。

最后，萧明学者为解决健康城市规划的实践问题，从优化城市布局入手，提出了“康体城市”设计理念^[5]，旨在通过物质环境改善，如土地混合开发使用、慢性系统构建和完善、公园可达性等手段^[5]，增加城市居民主动锻炼和休闲的机率，从而引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此外，在健康城市规划实践下，对于弱势群体资源不公平的现状，不少学者也进行了反思，将城市中适儿和适老化的空间纳入城市布局和建设、提高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水平，保障过去社会边缘化群体的健康公平^[4]。

（三）研究趋势和研究空白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健康城市理念已经趋于成熟，当下的研究主要是在该理念的指导下，探索城市规划的路径和实施监管的机制、策略，处于一个理论构建的宏观阶段，或者说是探索阶段，而在未来将更多是运用该理念，落实到健康城市建设的小单元中，如当下已有的健康城市视角的社区改造，健康生活圈构建等。

总结

在对健康城市规划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探讨后，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健康城市规划作为当今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健康城

市规划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体力活动、优化健康资源配置等规划干预理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扎实全面的讨论。

然而,目前健康城市规划在对精神健康的考虑以及城市健康的可持续性和动态性探讨存在不足。一方面,健康城市指标评价体系对人的社会关系,群体活动考虑不足,在“身”“心”健康上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策略欠缺;此外,还忽视了一些社会的边缘群体,评价体系尚待完善;另一方面,健康城市规划不仅意味着完备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医疗机构、舒适干净健康的城市空间,更代表着一套能够持续保障居民健康的城市综合体系。比如对突发的公共卫生安全事故的及时应对。最后,地域性与文化差异的考虑不足也制约了规划方案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针对这些挑战,未来健康城市规划的研究应关注以下几个方向:一是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加强跨学科合作,构建更加全面、系统的规划框架;二是要关注社会边缘群体,确保健康城市规划的普惠性和公平性。通过深入了解这些群体的实际需求,制定更为精准的帮扶措施,让他们在健康城市建设中也能受益;三是构建一套能够持续保障居民健康的城市综合体系;四是充分考虑地域性和文化差异,制定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划策略。

参考文献

[1] Barton H, Director E. Healthy Urban Planning: The Anatomy of a WHO Healthy Cities project[J]. Incentives, Regulations and Plans: The Role of States and Nations in Smart Growth Planning, 2007: 193.

[2] 李志明, 张艺. 城市规划与公共健康: 历史、理论与实践[J]. 规划师, 2015, 31(06): 5-11+28.

[3] 玄泽亮, 魏澄敏, 傅华. 健康城市的现代理念[J]. 上海预防医学, 2002, 14(4): 197-199.

[4] 许从宝, 仲德崑, 李娜. 当代国际健康城市运动基本理论研究纲要[J]. 城市规划, 2005(10): 52-59.

[5] 萧明. “积极设计”营造康体城市——支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城市规划设计新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05): 80-88.

[6] 杨春, 谭少华, 李梅梅, 等. 健康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途径研究[J]. 城市规划, 2022, 46(11): 61-76.

[7] 于一凡. 健康城市规划: 从发展理念走向规划实践[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 (06): 44-49. DOI: 10.16361/j.upf.202206006.

[8] 蔡建明, 郭华, 汪德根. 国外弹性城市研究述评[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10): 1245-1255.

[9] 徐振强, 王亚男, 郭佳星, 等. 我国推进弹性城市规划建设的战略思考[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5): 79-84.

[10] 张天尧. 生态学视角下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框架的构建[J]. 规划师, 2015, 31(06): 20-26.

[11] 谭少华, 郭剑锋, 江毅. 人居环境对健康的主动式干预: 城市规划学科新趋势[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 (04): 66-70.

[12] 丁沃沃, 胡友培, 窦平平. 城市形态与城市微气候的关联性研究[J]. 建筑学报, 2012(7): 16-21.

[13] 侯芳, 赵文慧, 李志忠, 等. 北京市城区不同等级道路网对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影响研究[J]. 测绘科学, 2012, 37(05): 135-137. DOI: 10.16251/j.cnki.1009-2307.2012.05.030.

[14] 陈刚才, 潘纯珍, 杨清玲, 等. 重庆市主城区交通干道空气污染特征分析[J]. 地球与环境, 2004, (Z1): 59-62.

[15] 于一凡, 章必成. 产业遗存再利用过程中的环境风险与规划引导[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5): 99-104. (YU Yifan, ZHANG Bicheng. Environmental risks in brownfield development and the planning guidanc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5(5): 99-104.)

[16] 王兰, 廖舒文, 赵晓菁. 健康城市规划路径与要素辨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04): 4-9.

[17] 王兰, 凯瑟琳·罗斯. 健康城市规划与评估: 兴起与趋势[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04): 1-3.

[18] 陈箴, 翟雪倩, 叶诗韵, 等. 恢复性自然环境对城市居民心智健康影响的荟萃分析及规划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 2016, 31(04): 16-26+43.

[19] 谭少华, 李进. 城市公共绿地的压力释放与精力恢复功能[J]. 中国园林, 2009, 25(6): 79-82. (TAN Shaohua, LI Jin. Restoration and Stress Relief Benefits of Urban Park and Green Space[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09, 25(6): 79-82.)